

时光的馈赠

□肖维景

坐车,总会不自觉想到音乐。雨天,总会不由得滑下泪滴。

那日下班后,我和爱人回了趟老家,提前给爹娘送去了年货。经过一阵颠簸,走了一段夜路,又约莫拐了四五个弯之后,熟悉的村庄出现在眼前。

一进村北口,就出现了微弱亮光。这次爱人没有走以往的路线,而是径直往南。印象中,儿时的村里没有路灯,冬天晚上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“你们村的路灯这么暗。”爱人冷不丁的一句话打断了我的思绪。“可能是太阳能路灯。”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了一句。“什么呀,肯定是瓦数低呗!”他边笑边说。我没争辩,两口子又不是搞学术讨论,不必事事论出个一二三。

很快到家门口了,刚停好车,我就听见爹的声音:“回来了,回来了。”提前打的一通电话让爹娘挂挂上了。“走,快进屋。”爹喜笑颜开的样子,和他年轻时不苟言笑的样子形成鲜明对比。一掀帘门,我先喊“娘”,喊到一半我愣住了,过了一会才反应过来。“哎,姨姨,你来啦,我好几年没见你啦,怎么站着呢,快坐下。”我异常兴奋,连连让坐,姨姨愣是不坐。她一生要强、倔强,现在依然。

看着眼前眼窝深陷、身材瘦小,却思维敏捷、口齿伶俐的姨姨,我不禁暗自感叹时光飞逝。想我儿时,她是那么能干的一个女人,一个曾为整个村子里的人裁缝制衣“火遍全村”的女人,一个拿尺子比一比、量一量就能把一块布完美呈现的女人,如今早已“退隐江湖”,从头到脚都染上了岁月的风霜。

送走姨姨后,我们和爹娘聊了几句,因要接孩子不便多逗留。临走时,爹打开一个鞋盒,说:“景子,你穿了这双鞋吧,37码的,你正好穿37码的

鞋。”我很惊讶,十几年了,爹居然还记得我穿多大号的鞋。接过白色运动鞋,我说:“这鞋质量怎么样啊?”我左看右看。“质量好得很,牛筋底的,不开胶不断面。”爹的话瞬间把我带到了他在集市上摆摊的场景里。

我四处张望,打算找张纸板垫在地上试试,“不用垫,踩地上试吧!”爹看出了我的心思。“踩脏了没法卖。”我说。“卖啥卖,大晚上我闺女专门跑一趟,我想让我闺女穿,这比你脚上那双舒服多了,在集上卖一百多块哩!”爹憨憨地笑着,黝黑的脸上绽开了一朵灿烂的花。带上鞋,爹非要给驴肠。“不用了,我不喜欢吃。”我有一说一。“傻闺女,好吃。”说着,爹塞到了爱人手里。

走出暖和的小屋,便感觉到刺骨的冷,我使劲儿裹紧衣服。天似乎更黑了,空中还飘起了小雪花,“爹,外头冷,你回去吧!”我看着他没穿外套。爹“嘿嘿”笑着往外走,一直看我上车出了胡同。望着那个身材微微佝偻的男人,年轻时从不参与送别场景的男人,如今却一次次开始送别。透过漆黑的夜,爹的沧桑格外清晰。

返回的路上,听着电台音乐,看着漫天飞舞的小雪花,纷纷扬扬,随风而落。雪落在车窗上,瞬间而化的一幕令人伤怀,触人心弦。脑海里浮现许多画面,有温和慈祥的奶奶,她一直未曾离开;有一生操劳奔波的父亲,他还是年轻挺拔的模样;还有裁衣裳的姨姨,阳光下她靠自己的双手和命运对抗……

时光流逝,迟暮的是容颜,馈赠的是丰盈与豁达,任春荣秋枯,那颗温暖的心亦不曾改变。“天边夕阳再次映上我的脸庞,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。这是什么地方,依然是如此的荒凉,那无尽的旅程,如此漫长……”许巍的一首《故乡》缓缓响起,我的双眼渐渐模糊了。

(作者:石家庄市藁城区居民)

深夜的铃声

□石皓瑜

我已许久未回家,待我进入家门,家里一切好像没有任何变化,依旧干净整洁。冬日斜阳透过窗前白纱打到地板上,客厅显得很明亮。

母亲看到我,很高兴,我也很高兴,即使每日视频连线,也难掩内心的喜悦。

看着母亲,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,她半眯的双眼、泛黄的脸颊,难以言喻的惆怅化作暖心的微笑。

记忆里,母亲是一个性情刚烈的女人,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上,心中的不如意都不会表露,不知何时,她变了,变得和蔼了。

我和她聊了一下午,聊的事情喜忧参半,我觉得她把我当成了大人。

“你姥爷姥姥身体越来越差,我害怕……”

我百感交集,对有老人的家庭来说,最听不得这种话。

“你姥爷过年会来咱家过年。”

“他能答应吗?”

“他答应了。”

我了解姥爷,他是一个倔强的老人,从没在别人家过过年,这次他竟然答应了。之后,谈话继续,等父亲回来,便一起吃晚饭。

母亲的电话铃声响了,是工作上的事。临近春节时,电话总是不断,不过母亲有苦中作乐的方法,就是把铃声改成柔和动听的歌曲,这会令心情变好。

夜晚,我独自坐在客厅,白天母亲说的话让我久久不能入睡,从小到大,没经历过亲人离去,

深知“树欲静而风不止,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痛苦,意识到有可能在未来,会有亲人离世。我的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都是我的挚爱,他们总有一天会离开我。

我忘却时间流逝,只听到钟表“滴滴答答”,夜之寂静,使人想入非非。

三更天,正是熟睡之时,我听到母亲的手机铃声响起,铃声只响了一两秒,但我还是听到了,因为夜晚太安静,铃声响彻整个房间。

随后我听到母亲的说话声,虽然听不到她在说什么,但我知道她在和我姥爷打电话,因为只有和娘家人说话时,她才会操一口浓重的乡音。

时间不长,只有短暂的两三分钟,不一会儿,就听到了母亲的鼾声。

我顿时有万千感受,白天母亲和我说不如意的事,也不是将我当成了大人,而是她需要一个可依靠的人。

生而刚烈的女子,面对年老的亲人,竟会胆怯。女本柔弱,为母则刚,依亲则懦,侍老则忧。

那一刻,我觉得世间一切,显得如此苍白,“莫道不销魂,帘卷西风,人比黄花瘦”。

我想起以前常与母亲吵闹,却不知她的忧伤,总是不明白她想要什么。我要理解母亲、关爱母亲,做好自己,让母亲放心。

翌日,醒来已是中午,母亲已下班,做好午饭。我走到餐厅,她笑容依旧。

这铃声让我明白了许多事情,懂得了珍惜当下!

(作者:邢台市居民)

团圆宴

□小雨

大年初五是恨穷日,俗称“破五”,我们赵县最南端的老槐河边的人们这天要迎财神。除了大年初一早晨集体去给长辈行大礼拜年外,家族上下都会在“破五”这天聚在一起吃“团圆宴”。

初四下午三点,家族群主“木子”就在微信群里通知所有人:初五上午十点,李氏大家族男女老少,都赶到槐河以南占坡老弟木厂那里吃新年大锅菜,收到请回复!发完信息以后,木子就眼睁睁地盯着手机屏幕。为支持他的工作,我和孩子们立即回复“收到”。木子觉得动静不大,一连发了几个红包,这才把大家引出来。群里一下子热闹起来,家人们也用红包雨热情地作了回应,欢笑声不断。

占坡老弟在槐河南岸建起了一个木厂,木厂不缺木头。我们初五上午如约赶来,摆开几张大圆桌,团团围过大年!

女人们动手做面食,花样翻新。去年聚餐时烙大饼,今年是炸油饼。一大早,玲姐就先过来和了面,面和得又软又光滑,搭上一块白布醒了三个小时。油锅里的油开始冒泡了,粉姐揉面切剂子,娟姐擀饼,再在圆饼上划上两三刀,双手捏起放进油锅。茂侄媳手拿筷子翻上翻下,炸至两面金黄之后,便夹出来放在盘子里。几个孩子围过来,你拿一个我拿一个,一边吃一边夸赞说火候恰到好处,夸赞婶子们心灵手巧。茂侄媳听了说:“咱李家媳妇以后搭伙在镇上开个早餐店吧,就叫‘姐姐早餐’,炸馃子、烙大饼,保准生意兴隆。要是不嫌弃,俺来起秤,绝不缺斤短两,保证诚信经营。”她刚说完,玲姐便接了腔:“这几年大家聚少离多,这以后咱可要加油干,把溜走的时光追回来。”然后系上围裙,和好了炸糖糕的面,切了小剂子,双手捏出一个个窝窝儿,放进红糖和干面粉,捏拢,揉圆,掌心相对,拍打成小圆饼,贴着锅沿放进锅里,文火慢炸,不一会儿,一个个外焦内软心儿甜的小糖糕就出炉了。这是老人们的最爱,端上一盆赶紧孝敬牙口不齐的老人。

木柴在灶上燃烧,灶上大白菜、宽粉条、油炸豆腐、五花肉“咕嘟咕嘟”地炖着,葱丝、蒜末、芫荽段已经切好,浇上酱油、芝麻油,真是香啊,来个满汉全席也不换。

男人们饕餮,不肯离席。他们交流着一年的收获,诉说着今年的打算,酒兴便起来了。不一会儿,一个个脸红脖子粗,一来二去,都喝高了。相差六十岁的老大哥跟小老弟掰上了手腕,叔叔搂着侄子的肩膀吼着“哥俩好”划拳,九十岁的爷爷笑着嗔怪:“成何体统,这成何体统……”

女人们呢,这时已经摘掉围裙和套袖,跑到麦地里跳起了广场舞,手机里放着好听的歌曲

酒香,菜香,年的味道真香;笑声,闹声,音乐声,这乡音真暖。这香香的年味、悠悠的乡音,将远远近近的亲人们召唤回家。回家过年,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过年,因为中国年讲的就是“团圆”。

(作者:石家庄市居民)

⊕城市微生活

过年的仪式感

昊昊在微信上留言:“舅,我买了三盒巧克力,寄到你们家。你、大舅和金星舅舅,一人一盒。”这是远在上海的外甥给我们准备的新年礼物,一如既往地延续了“贵、不实用”的风格。

星哥说:“一家人不用那么客气的,告诉他以后别买了,挣钱不容易,省着点花吧。”

我回复:这是他的心意,离得这么远,也是对亲人的一份念想吧。

过年过节的,亲人们之间,也需要一些特定形式来传达情意,这些不一定特别的礼物,却有着特别的仪式感,可以把我们东方人羞于言表的爱和关切融进来,让我们在婉拒和推让时,心中仍然会有温暖荡漾开来……

——@ 仵金良

记录城市生活,品味人间真情,欢迎本地作者投稿,并注明真实姓名和详细地址。

来稿请发送至邮箱:yzwbcsbj@126.com。